

武汉海员参加万山群岛战役

李笙清



万山群岛解放战役打响前，解放军参战部队进行战前动员。

1950年5月至8月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陆、海军各一部对国民党军据守的广东省万山群岛发起进攻。战斗结果，解放军成功夺取了万山群岛各岛屿，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珠江口的海上封锁，对于巩固华南海防、保证海上渔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武汉部分海员曾参加了此次战斗，以实际行动为巩固新中国的海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武汉海员参战大队出征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成立了海员工会，开设了专门培养水运人才的学校中南交通学院。1950年初，时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的叶剑英与中南局联系，希望动员武汉海员支援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对此，中共武汉市委予以高度重视，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市工委书记赵敏和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刘惠农，具体由武汉海员工会负责组织动员。

1950年2月，武汉海员工会主席周何亮接受任务后，立即会同中南交通部所属的航政局、招商局等单位有关同志，对武汉海员工会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工作。4月3日，武汉海员参战动员大会在汉口璇宫饭店旁的工人之家大礼堂举行。大会上，汉口海关海员、招商局所属船队舵工、中南交通学院学生代表等踊跃报名，不久就成立了由14名工会干部和458名海员组成的武汉海员参战大队。其中，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汉口关就有30余人报名，经过身体检查及政治审查，黄克学、陈利权、高协臣、李志涛、黄海山、李荣华、柴阿华、乐生财等15人光荣地加入了武汉海员参战大队。

支援解放万山群岛作战

4月15日，武汉海员参战大队第一批124人在大队长兼政委周何亮等人的率领下，从位于汉口沿江边的招商局三码头登船过江去武昌，准备翌日乘坐火车奔赴广州。当天，码头上挤满了欢送的群众，锣鼓鞭炮声响起一片，参战海员们与亲人话别，场面十分感人。

4月18日中午，武汉海员参战大队首批人员抵达广州，受到广州各界的热烈欢迎。但此时的形势已发生变化，人民党晋西地区四野部队已在海南岛上琼崖纵队的配合下渡海成功，于17日登陆海南岛。不久，第二批武汉海员参战大队300多人也赶来广

州。根据情况需要，武汉海员参战大队当即挑选出98人，改为支援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准备参加解放万山群岛战役。

4月21日，由中南交通学院李德心带队，第一批武汉海员参战大队26人来到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报到。第二天就接到司令部命令，中南交通学院学员黄振亚就率领3名轮机员、3名舵工和一名水手长共8人，到广州接收509号登陆艇，成为第一批登舰的武汉参战海员。

509号登陆艇由美制坦克登陆艇改制而成，十分陈旧，为了参战而临时维修并安装火炮。当时，艇身已锈蚀不堪，参战大队派柴阿华上艇，配合黄埔船厂的技师，很快找出问题。几天后，主机终于发出了悦耳的轰鸣声。从5月25日到8月2日，该艇参加了解放万山群岛战役的几乎所有战斗，及时向前线运送了不计其数的部队和补给，受到部队首长的高度评价。

浴血奋战万山群岛

5月25日，解放军广东军区江防部队配合陆军协同作战，打响了解放万山群岛的战斗。武汉海员参战大队在解放各岛和反敌舰封锁航道的战斗中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如在逐岛争夺战中，由武汉参战海员大队成员驾驶的509号登陆艇于5月29日出发开往前线，担负起运送登陆部队和粮食的任务。该舰在与拦截的敌舰遭遇后，以3座临时安装的12.7毫米机炮与敌舰激战。武汉参战海员驾驶舰炮闪转腾挪，穿越敌人的猛烈炮火，将200余名解放军登陆部队官兵顺利送到了三角山岛。李德心驾驶突击16号艇冲锋在前，在11次登陆作战中，4次第一船登岛，并奋勇抢救落水战士20多人。乐生财等11名武汉海员参战大队成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中华海员的爱国精神。

乐生财，湖北黄陂人，曾担任江

关巡轮船水手头目，是一名有着24年海关海事工作经验的老海员。虽然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儿需要他照顾，但为了全中国的解放事业，他义无反顾地报名应征。娴熟船舶驾驶经验，使他顺利入选武汉海员参战大队，被评为甲等舵工。

武汉海员参战大队未赶上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乐生财是确定返队队伍中的一员。本来可以就此回家，但他坚决要求参战。组织上认为他意志坚定、表现突出，加上船舶驾驶经验丰富，特别批准了他的请求，将他分配到江防部队的主力舰“桂山”号上担任驾驶任务。“桂山”号由缴获的步兵登陆艇改装而成，是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当时最大的军舰，也是万山群岛海战我军指挥舰。接受任务后，乐生财深感组织信任，一上舰就主动检修舰艇，认真调整操纵机，确保舰艇在战斗中不出故障。

5月25日凌晨2时，由“桂山”号步兵登陆艇和“解放”号、“先锋”号、“奋斗”号、“前进”号、“劳动”号等炮艇组成的火力船队从唐家湾港出发，趁着夜幕向拉圾尾岛进发。

拉圾尾岛位于香港大濠岛西南3海里，面积约8平方公里，与北面的牛头岛及东南的大小蚬洲、隘洲、三门、外伶仃诸岛构成向外凸出的弧形，环绕于香港及其岛屿的西南，控制港澳航道，地势险要，是解放军最早登陆的地点。

最初到达战场的只有“桂山”号和“解放”号一艘一艇，与敌人大型军舰相比，“桂山”号等舰艇虽然吨位小，火力不足，但充分利用了机智灵活的特点，勇敢顽强地与敌近身搏斗。战斗中，乐生财沉着地操纵舰盘，在舰长的指挥下，在敌阵中灵活穿插，用舰上的炮火狠狠打击敌舰。经过激战，多艘敌舰中弹起火，3艘舰艇被击沉，敌旗舰“太和”号上的舰队司令齐鸿章也身受重伤。

天亮后，敌舰见解放军军舰数量少、吨位小、火力差，便疯狂反扑。经过一番激战，“解放”号撤出

战场，“桂山”号也遭到敌人海军的集中攻击，甲板多处起火。乐生财在驾驶舱起火、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临危不乱，坚守岗位，坚决执行舰长指令，将多处受伤的“桂山”号驶到拉圾尾岛吊藤湾。舰上解放军海军指战员和陆战部队涉水登陆，打退了国民党海军和拉圾尾岛上的敌陆战团的夹击，为后续部队的到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斗中，乐生财和“桂山”号舰长池敬樟等数十位指战员不幸牺牲，长眠于万山群岛。

在解放万山群岛的战役中，武汉海员参战大队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上级的高度评价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乐生财等11人被迫追认为革命烈士，李德心等受到表彰。

武汉参战海员载誉而归

1950年9月2日，是一个艳阳高照、秋意阑珊的日子，武汉参战海员凯旋回到武汉，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武汉市总工会主持召开欢迎武汉参战海员凯旋大会，武汉市市长吴德峰、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刘惠农、武汉市工委书记赵敏、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尔重等参加大会并致辞。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程潜为武汉参战海员挥笔题词：“武汉参战海员荣归，参战凯旋，程潜。”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也欣然为武汉参战海员题词：“解放海南岛，肃清了匪特巢穴，巩固了大陆，这是人民的光荣，也是参战海员的光荣。”

为表彰武汉参战的模范海员，当时特意铸造了一批武汉海员渡海参战模范奖章，由中南区交通部、武汉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海员工会武汉委员会联合颁发给参加渡海作战立下功绩的武汉海员。奖章为铜质，长4.3厘米，宽4.5厘米。正面为齿轮形状，齿轮上有海轮上的铁锚图案，上方是一枚五角星，五角星上有用于佩戴的穿孔孔。一条象征胜利的飘带成折痕覆盖齿轮中间，镌刻“参战模范”四字，招展的两翼上则镌刻有“武汉海员渡海参战”等字样。

(作者单位：武汉博物馆)

队也发起了攻势，由于敌火力凶猛，架梯登城受到阻碍，突击队遂集中力量爆破北门。工兵连和突击队把150多公斤的炸药放在北门下，随着一声巨响，城门及堵塞在城门洞里的土石被炸开，突击队立即冲入城内。城上守敌见势不妙，纷纷逃下城墙，退入城里。

解放军各部冲进城后，和守敌展开激烈巷战，迅速向指定目标发展。守敌溃不成军，纷纷向“城内城”退却。解放军尾随着逃敌穷追猛打，很快攻到“城内城”下，并连续突破了守敌的三道防线。残敌见状，蜂拥向地道里钻，企图逃往城外，却发现被解放军抢先一步封锁了洞口，300多残敌只得举手投降。

21时，各个突破口进城的解放军指战员均已占领了指定目标，暗藏在各处的守敌也纷纷被清理出来，城外被包围的敌人碉堡听到解放军的喊话也全部投降。到29日凌晨2时，战斗胜利结束。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所谓“铁壁堡垒”仅支持了几天就宣告覆灭。

此次战斗全歼守城之敌3000余人(其中俘虏澄源以下2870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195挺，步枪1200余支，炮弹400余发，枪弹9万余发，粮食180万公斤，还有机械完整无损的洋灰公司一座，电台、电话、收音机若干，为晋西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1950年5月，解放军二十一军一部进驻浙东南，担负起当地警备海防、清剿土匪的任务。

国民党军残部不甘心失败，企图以所谓“沿海突袭游击战术”继续进行捣乱破坏。11月19日夜，国民党军800余人，分乘军舰、机帆船20余艘，突袭浙江玉环岛。当时，玉环岛大部分武装外出执行护渔任务，只有一八三团五连驻防。五连指战员得到消息，立即会同部分留岛的县大队成员和民兵坚守骆家山许家山阵地。他们打退敌人的5次进攻，毙伤敌人90余人。在战斗中，有10余人壮烈牺牲。

危急时刻，一八三团二营副营长陈洪亮带六连乘帆船横渡20里，巧妙绕过海面上实施封锁的敌舰，成功登上玉环岛，增强了守岛力量。

天亮后，一八三团又迅速调集四连、九连、机炮连驰援玉环岛。四连、九连及机炮连在沿海千部群众的协助下，迅速登岛，驶向海岛。在靠近玉环岛码头时，发现有敌舰封锁。负责指挥的营副政治教导员龙学章立即启动备用方案，命令舰队从其他位置登岸。上岸后，龙学章命令：四连攻击炮台山，九连穿插到乌岩，向左攻击百丈岩灯草坞高地，以打破敌人对县委县政府的包围，机炮连随后跟进。

不久，一八三团参谋长唐笑宜率两个排渡海登岛，与岛上的解放军会合，这样，玉环岛上已有解放军主力四个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南澳岛是孤立粤东与闽南两省交界海面的岛县，素有“闽南咽喉、潮汕屏障”之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8年6月20日，日军派陆战队300余人，在舰艇20多艘、飞机4架的掩护下，进攻南澳。岛上的南澳县民众抗日自卫中队与登陆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终因弹尽援绝而退入山中，南澳遂陷敌手。

国民政府潮汕部队一五七师师长黄涛闻讯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乘敌立足未稳，出其不意收复失地。自7月10日至16日，一五七师吴耀波、饶澄潮抗日民众自卫团第四大队洪之政部等战斗骨干组成义勇军，打扮成渔民、小贩，携带无线电设备，分批秘密潜入该岛，与岛上的自卫队员会合。

7月17日拂晓，吴部、洪部在自卫队员的引导下，出其不意，一举消灭了伪维持会，光复南澳岛。

日军受此打击，恼羞成怒，从7月17日起，重新调集华南沿海军舰40艘，严密封锁海面，切断大陆对义勇军的援助。同时，又增派日军千余人反攻南澳。20日，敌人从江湾登陆，遭到事先埋伏于此的义勇军的手榴弹、机枪攻击，当场被打死打伤百余人。21日，敌人添兵再战，并使用飞机和舰炮助战，义勇军虽然打退敌人多次冲击，因伤亡过大，将主力撤至山区继续抵抗。23日，义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1953年7月金城反击战发起时，我所在的志愿军某机关奉上级指示，组织人员到前沿参加各项工作。我参加了担架运输队，任务是前往前沿包扎所接运伤员，将他们安全送到临时救护所，再送往后方战地医院。

临时救护所设在一处山沟里，是敌机俯冲扫射、投弹的死角，比较安全，沟中还设有我军的给养站。我们到达后，将捆背包的帆布连接起来，搭成若干个帐篷，分散在沟内固定住，再将担架和急救器械、药品放进去。当时正值雨季，天上不断下雨，雨水不断从山坡上流下来，在沟底形成小溪，从帐篷下流过。我们就在地下铺上一层树干树枝，晚上躺在溪水上面休息。

随着战斗日趋激烈，我们也不分昼夜地穿梭于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之间。一般是四个人抬一副担架，有时也会有一名机动者随行，随时准备替换。我们的口号是：“绝不让伤员负二次伤，绝不给伤员增添新的痛苦！”我们抬的全是危重伤员，既要抢时间快走，又要走得轻而稳，上下坡时一个人要将担架举起，另外一个人要猫着腰前行。若遇雨天，我们会将随身携带的雨衣将伤员包好，不让伤员淋雨。个别负责的新战士情绪紧张，我们便一面拉着他赶路，一面进行心理辅导。一旦医务人员说需要献血，同志们便争先恐后地冲上前去，高喊着“用我的”。

运送伤员路上，需要穿越敌人火力封锁区。当我们抬着担架通过开阔地时，随时可能遭遇敌机和敌炮的扫射轰

玉环岛反击战

毛德传

连。在唐笑宜的统一指挥下，解放军开始向敌人发起反攻。

此时，玉环县政府的县大队同志和民兵已经和敌人激战了几个小时。九连赶到后，打破了敌人的包围，与县长丁世祥等会合。敌人见解放军援军到来，急忙撤退。九连兵分三路追击，于下午4时完全收复玉环县城。

消息传到骆家山许家山战场，敌人立即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发起了第六次冲锋，企图在解放军援军到来之前，“吃掉”五连。五连英勇抵抗，战至20日16时，远方传来嘹亮的军号声。解放军守军见援军已到，斗志倍增，立即冲出阵地，与援军汇合。敌人在解放军的夹击下溃不成军，部分敌人退至岸边，在舰炮的掩护下向海上逃走。解放军追击部队尾追至海滩，向敌船猛烈射击。一名神枪手瞄准一艘正在离岸敌船连发两枪，击毙敌人的操舵手和机枪手，残敌不敢反抗，乖乖举手就擒。另一部分被切断退路的敌人，在大队长的带领下在岛内乱窜，经解放军协同民兵持续搜剿，被全部抓获。有两个敌人逃至里黄乡时，已经精疲力竭，无奈之下闯入陈香珠大娘家，威胁大娘给他们做饭。大娘假意应承将敌人稳住后，迅速通知民兵将两个敌人活捉。

至11月21日18时，一八三团宣告此次“玉环岛反击战”胜利结束。战后，一八三团派一个营的部队进驻玉环岛，进一步强化了岛上的防御力量。

南澳岛军民同心抗敌

孟玮

勇军集中轻机枪、步枪向低空轰炸的敌机射击，当场击落一架。28日后，日军加紧“围剿”，义勇军分散藏于山洞，继续与敌周旋，并通过夜袭消灭了不少敌人。

不久，义勇军电台被炸，与大陆失去联络，官兵条件异常艰苦，靠着岛上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扶伤、送饭、掩护转移。中共潮汕中心县委通过“青抗会”发动民众想办法支援守岛部队。全国多个城市举行捐款、赠物活动声援南澳义勇军。潮汕军民多次派出补给船为岛上守军运送弹药药粮食品，但由于敌人昼夜封锁严密，很多船只被敌人击沉，大批水手被敌人杀害。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军民冒着生命危险潜水泅渡，在突破敌人封锁后成功登岛，为义勇军带去少量补给、传达情报。

8月6日，义勇军在处境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集结百余人，于深夜分别对驻守隆澳、深澳的日军进行了一次袭击。8月中，师长黄涛派人游泳登岛，向义勇军传达撤退命令。在岛上群众的掩护下，幸存的吴耀波等官兵80多人分别采取冒险泅渡或乘小船、木排的方式返回大陆。

南澳抗战历时一个月，守岛官兵共毙伤日军400人以上，击落日机1架，击沉炮艇1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我在朝鲜战场抬担架

李宏

大家遇到敌人炮轰或空袭时，我们会立即放下担架，爬到伤员身上给予保护。后来敌人发现了我们设在山沟里的救护所，经常在山沟上方胡乱投弹。我们就在山坡上增设了坑道，以确保伤员的安全。

记得那是7月20日中午，我和其他三位战友抬着一位重伤员通过敌人的火力封锁区，只见一位扛着一麻袋大米的给养员示意我们停下。我们问他干什么，他说我的身材和其他三位担架员的身材有些“不般配”，会影响前进速度，又提议我和他交换，由他抬担架，我帮他把大米扛回给养站。我表示同意，于是两个人进行了“角色转换”。给养员和三位战友抬着担架，大步流星地向前飞奔，我一个人扛着一麻袋大米在后面追赶，感到肩头十分沉重，不知不觉中，我和担架之间渐渐拉开了距离，一会儿工夫，我便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这时，突然附近的“鼓动站”喇叭里传来广播声，警告敌机来袭。我迅速趴伏在地下，两臂搁在胸前，张开了嘴巴，只听见敌机呼啸而至，但炸弹基本上没有落在我的身边，而是落在我前方500米处。我担心其他担架员和伤员的安危，敌机飞走后，扛起麻袋一路飞奔，很快追进山沟，终于看见了给养员、担架员和伤员都安然无恙，只不过他们全身盖了厚厚的一层土，这才松了一口气。谁知这一放松，顿时感到肩头麻袋重如大山，被压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半天没能站起来。

解放军攻破阎锡山的“铁壁堡垒”

贾晓明

带；把县城东西山脚全部削成断崖，山上及城外筑起大小石碉90座，明碉堡数百个，城外防御阵地间有交通壕、地道和城内相连；在城内又增筑了新堡垒，号称“城内城”……隰县县城的这套防御体系被阎锡山吹嘘为“铁壁堡垒”。

24日，解放军各部到达隰县县城外围，吕梁地区3500多名群众民众组成民兵参战队、救护队、运输队等随军奔赴前线，担负起后勤任务。

当日夜间，解放军兵分三路开始扫清国民党守军外围阵地的战斗。26日，二纵独立四旅部队向凤凰山西北阵地发起进攻。突击组用云梯登上断崖，接连突破山上敌人的碉堡和阵地。战前，国民党军官害怕碉堡里的守军逃跑，就用大石封住了碉门，他们见解放军杀过来，便纷纷从射击孔里抛出武器投降，还对着解放军大喊：“这下我们可从碉堡里解放了。”同日，四纵部队在将守敌逐出阵地

后，为了便于攻城，连夜向开阔地挖掘了两千多米的交通沟，为攻城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第二天，二十四旅部队沿着交通沟向敌人据守的堆金山发起猛攻。掩护组的战士们用密集炮火压住守敌，突击组在投弹组的直接掩护下扑向碉堡，解放军步步为营，向前按部就班地推进，战至傍晚，消灭了山顶10余座碉堡，夺取了堆金山。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仅两天多时间就扫清了对攻城有妨碍的所有外围据点（没有被攻破的碉堡，也被解放军民兵包围起来），国民党残部只得龟缩进城内负隅顽抗。

28日上午开始，解放军各部不断向守城敌人进行火力侦察，摸清了守敌城墙上的火力配备。18时，解放军各部按计划突破壕沟和“城外壕”向城墙逼近。四纵部队首先集中火力向东南角猛烈射击，摧毁城墙上大小碉堡，架梯组在投弹组的猛烈投弹掩护下架起云梯。19时，突击队登上城墙。几乎与此同时，二纵部

编后
拾遗
BIANHOU SHIYI

1946年11月，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和晋绥军区部队一部开赴吕梁地区，发起晋西南战役，在连克中阳、石楼、永和、大宁等县后，晋冀鲁豫四纵二十四旅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十三旅三十八团，晋绥军区二纵独立四旅十二、十三、十四团迅速向隰县包抄前进。

隰县是阎锡山在晋西南的统治中心，为了守住隰县县城，阎锡山特派“对防御工事殊有研究”的工兵专家、国民党晋西地区总指挥杨澄源率3000余人防守，并为守军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和粮食。该部守军在县城大肆构筑防御工事：除多次加固城墙外，在城下挖了纵深两丈有余的注水堑壕，并沿堑壕筑起高丈余的“城外壕”，在城外清理出大片的开阔地